

從「開花」到「結果」 ——宮重文陶藝作品賞析

劉鎮洲

近年來，在各項美術展或陶藝展中，經常出現造形簡潔、色彩素雅而表面密佈線條筆觸的造形表現作品，在林林總總的陶藝作品之中，顯得格外突出，這就是宮重文的造形陶藝作品給予人的第一印象。而從近年來陸續得獎的紀錄中可以看出：他獨特的表現方式與細緻、工整的作品完成度，已獲得大家的肯定與支持。

在將近十年的陶藝創作歷程中，宮重文陶藝作品風格的變化是相當清楚的，若從整體作品看來，大致可區分為兩個明顯的階段：一是以表現作品表面釉色與圖紋變化為主的「彩繪」階段；其二是色彩內斂、造形多變，而以陳述創作理念與作品內涵為主的「造形表現」階段。雖然在這兩個階段中，作品表現形式有很大的差異，但是從作品中所流露出的精神與氣質，卻明顯地呈現出兩個階段的作品之間，具有「因」與「果」的密切關係。

宮重文是以創作西畫出身的，「色彩」自然是他最熟悉的表現方式，所以在釉色的選用、配色的效果及繪畫性題材的表現方面，是他在開始作陶之後，首先重視的焦點。另一方面，為了實現繪畫效果與釉色的變化，他在作品造形的選擇上，也大多傾向於平面的陶板及單純的拉坯造形。因此，從宮重文的拉坯作品中可以觀察到：器形力求簡潔、工整，器體輪廓弧度大而簡明，具有鼓脹飽滿的量感，這種處理方式，可以得到較完整的繪畫空間，以突顯整個器形表面的繪畫效果。此外，器形的底部面積相當小，並向內側隱藏，如此，整個器形的面積可以向下延伸，而增加作品繪畫表現的廣度。

宮重文在拉坯或陶板製作的作品上所描繪的圖案，依表現形式的不同，可分為下列三種：其一是具象寫實的工筆描繪；他使用彩度較低的淺淡釉色，繪出花草、龍與雲等工筆圖案，並以深色釉彩勾勒出輪廓，將工筆水墨的技巧表現在陶器上。另外，在背景部分則利用含鐵量較高的陶土及深色底釉處理，使工筆圖案清晰地襯托出來，表現出素雅柔和的彩繪畫面。第二種則是自由奔放的寫意表現，運用中國書法中單書的筆法，描繪出自由、流暢的線條，在繁複雜亂中仍顯出疏密有緻的構圖。尤其他善用多層釉色的重疊，使底釉與線條釉色在重疊融合後，產生豐富的色彩變化，增加了多重線條的層次感。而第三種描繪方式，是運用較為圖案化的圖形做為表現題材，在作品上繪出重複或連續式的圖案表現，例如：青銅器上的紋飾、太極圖案或蘭嶼雅美族船頭的太陽紋飾與船身飾紋等，這些圖案在他的重新安排重組後，工整地描繪在作品上，呈現出工藝趣味的裝飾效果。

在造形表現的作品方面，正如本文前述：造形簡潔、色彩素雅而表面密佈線條筆觸，是宮重文造形表現陶藝作品中最明顯的特色。在造形表現中，愈是簡潔的造形與單純的色彩，愈能將造形的本質呈現出來，因此，從宮重文作品中所呈現出「形體的簡約」與「色彩的收斂」，正顯示出他對造形追求的強烈企圖。

從造形上分析宮重文的作品可發現：他的作品多半是對稱形態，並且在造形輪廓與表面轉折上，均呈現流暢的弧形，因此，整個作品在視覺上產生穩定、端正的造形特色；而流暢弧面所形成的鼓脹形態，也使作品呈現飽滿充實的量感。此外，他在作品的底部處理上，也頗為特別，他常以架高或內縮的方式，減少作品底部與台座的接觸，使作品「浮」於空間之中，形成作品隱然而動的趨勢，增加作品表現的內容。

宮重文在作品表面的處理方面，頗為用心。一般說來，強調造形表現的作品，不適合在表面做過多的繪畫性處理，及鮮艷華麗的釉色表現。所以他選擇化粧土來塗布造形表面，並以密緻的線條筆觸，均勻而有方向性地密布整個造形，使沉靜樸素的色彩，隨著綿密線條的方向在作品表面律動，而整個作品也跟著鮮活起來。因此，宮重文的造形表現作品中，雖然用化粧土把陶土原有的質感「化粧」起來，但是並沒有將「形」的特質掩蓋過去，相反地卻把造形中若隱若現的內在氣質烘托出來。

再者，就作品的意念表達方面來看，在宮重文的作品中經常可以看到「洞口」的出現，成為整個作品的視覺焦點，也是他作品的主要特徵。在陶藝造形表現中，形體內部空間的存在，是陶瓷藝術的重要特質，不論在傳統的器物或造形表現作品中，這個內部空間所呈現的狀態，對作品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，而這個特質也是陶藝家經常探討的主題。宮重文在作品中的重要部位上開口，強烈地暗示出作品內部空間與外部空間的相互關係，而在洞口周圍的圖形或紋飾，更加强了這兩個不同空間的過渡寓意；敘述時空的轉換、虛實的變幻或外形與心像的對應關係。

綜觀宮重文的陶藝作品可看到；以表現繪畫性效果的作品，恰似「開花」一般，呈現出色彩豐富、活潑流暢的特性。相對地，造形表現作品則如同「結果」一般，收起絢爛的花朵，凝聚成堅實而具有生命力的實體，雖然不復光鮮與亮麗，但是卻另有一份樸實與滿足。這兩種不同風格的轉變，也正與「開花」和「結果」的關係一樣，並非完全失去或否定以前的風格，而是原有風格的純化與精神的提昇。